



一地桃花

巴晓光
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鹭江出版社
LUJIANG PUBLISHING HOUSE

一地桃花

巴晓光 著



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鹭江出版社

THE STRAITS PUBLISHING & DISTRIBUTING GROUP

LUSHANG PUBLISHING HOUSE

2015年·厦门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地桃花 / 巴晓光著. - 厦门: 鹭江出版社,
2015. 6
ISBN 978-7-5459-0937-1

I. ①一… II. ①巴… III. ①故事-作品集-中国-
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0134号

责任编辑: 杨玉琼

图片编辑: Grayxic 星辉 力为

装帧设计: 檀梅琳

出 品:  | 913福建汽车音乐调频

策划执行:  新媒体

YIDI TAOHUA

一地桃花

巴晓光 著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

鹭江出版社

地 址: 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政编码: 361004

印 刷: 福州报业鸿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: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151号 邮政编码: 350005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: 6.5

字 数: 127千字

版 次: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9-0937-1

定 价: 36.00元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联系1360656941@qq.com

目 录

零壹	舍得	/002
零贰	不见	/008
零叁	侦探	/016
零肆	相亲	/026
零伍	捐款	/034
零陆	演技	/044
零柒	剪爱	/052
零捌	金牛	/062
零玖	蝴蝶	/068
壹拾	悔婚	/078
拾壹	欠条	/088
拾贰	兄弟	/094
拾叁	小山	/104
拾肆	爱错	/114
拾伍	迷途	/122
拾陆	重逢	/132
拾柒	算命	/140
拾捌	算计	/148
拾玖	天真	/154
贰拾	解救	/164
贰拾壹	问海	/170
贰拾贰	背包	/176
	后记	/188



什么也不能治愈爱情

舍得 / 零壹

外婆叫避在门外的楚宜进去坐在她身边，深深叹了口气，拉起她的手细细看了一回，继而在她手里塞了一个小布袋。“不要怪外婆，这些事原就是命里注定的，你妈妈没来，这一劫是她欠了我的，怕是会应在你身上……”



楚宜生在闽西的小城，外婆是城里出名的神婆，算上楚宜的妈妈，她一共生了五个女儿。70岁那年，外婆请乡下一位很信得过的师父又看了一回八字，那人对外婆说，她命里能活到78岁。外婆想了许久，那一年的春节，便捎信儿让五个女儿务必都回家，她有要紧事对她们说。

楚宜那年16岁，跟爸妈住在福州，楚宜的爸爸是外省人，妈妈又很明事理，春节便一年去奶奶家过，一年去外婆家过，从来相安无事。外婆要他们回去的那年，恰巧轮到该跟爸爸回老家，兼且那年楚宜奶奶的身体又不大爽利。爸妈商量了几回，总觉得外婆该不会是真的有什么要紧事，不过人老了，便要任性地贪些热闹，最终，只是让楚宜回去，叮嘱她好好陪外婆过年。

大年二十九，楚宜到了外婆家，除了妈妈，外婆其他的四个女儿都回来了，忙忙碌碌到除夕吃完年夜饭，全家人收拾停当，外婆便向女儿们开了口。“乡下的陈师父年前给我看了回八字，断出我寿限是78岁，我这里知道有一种法事，若做了便可向你们每人借两年的寿命，只是不知你们肯不肯。”外婆幽幽地说，转脸忽然朝她看来，楚宜惊得全身汗毛唰地竖了起

来。“原本你们今年都来了，我每人借两年，便是十年，现今楚宜的妈妈没来，你们四个若答应了，我便能多活八年。”外婆的声音悠远的像来自另一个世界。

法事做完后，外婆叫避在门外的楚宜进去坐在她身边，深深叹了口气，拉起她的手细细看了一回，继而在她手里塞了一个小布袋。“不要怪外婆，这些事原就是命里注定的，你妈妈没来，这一劫是她欠了我的，怕是会应在你身上。你记住，我78岁那年的除夕，你要在房里摆一棵非真非假的桃花树，然后把我给你的符挂在上面，便能挡了你的劫，否则，你这一世怕是一定要舍掉你最爱的东西了。”那时楚宜心里只是觉得害怕，紧紧攥着那道符，像在梦里走了一回。

楚宜大学一毕业就和同学简凡结了婚，外婆77岁那年，他们生了一个儿子。简凡笑说，既然姓简，索性就取个笔画简单的名字，叫丁一，丁字两画，一字一画，最是简单明了，又应了是儿子的兆头，两人都很满意，觉得不俗气。百日那天，简凡嚷着要抱儿子去庙里拜拜，以谢简家添了男丁。楚宜拗不过他，也就笑着陪他去了。那一日庙里没什么人，拜完后，他们便闲闲地逛了逛，过了地藏菩萨那一进，左边有个月亮门，他们便拐了进去，竟是个小花园，郁郁葱葱，角落里赫然立着一树开得烂熟的桃花。楚宜心里一惊，这样的季节，桃花怎么会开，心里便开始闷闷地跳，简凡也觉得怪，恰好旁边有个洒扫的小沙弥，便上去问，小沙弥也不抬头，只回了一句：“那是

一棵半真半假的桃花树，树干是枯死的真树，那些枝和那些花却是假的，所以才开得那么艳。”小沙弥的声音不大，楚宜却像给大锤子在心上狠狠地砸了一下，身子一软危险地便要倒下去。

楚宜从庙里回来后便病了两天。七年前的事，原本随着时间已经慢慢淡忘了，直到前天小沙弥“半真半假的桃花树”那样字字清晰地传入她的耳朵，那些拼命想忘记的画面就又是一遍一遍地在她脑子里闪回。“楚宜，你看！”简凡忽然回来了，满头大汗，在他身后，是那棵开得妖艳的桃花树。原来，简凡是那座庙的记名弟子，因见了楚宜病在家里闷闷的，就特地到庙里向师父求了这棵树回来让楚宜开心，楚宜呆呆地看着那棵桃花，脑子里忽然隐隐地听到齿轮咔嚓的声响，她知道，那个命运的轮盘开始转动了。

外婆78岁那年的除夕，一向硬朗的老人家忽然中风了。全家急急地赶回去，外婆躺在病床上，全身僵直，眼神却很焦急，像是有什么话一定要说。外婆的女儿们轮番上前，却都不得其所，最后，楚宜浑身颤抖着走上去，贴近外婆的脸，老人嘴里发着模糊不清的音，好一会儿，楚宜才宛若被雷击般地听出来，外婆一直说的是“符”……外婆中风的那年，是乡下陈师父算出她阳寿尽的年纪，而在那一年，楚宜发疯地想找到八年前外婆给她的那张符，却再也没能找到。

后面的事情便很常见，简凡在儿子三岁那年出了轨。楚宜

好像也没怎么难过，外婆的谶语让她有种提前洞察了世事的感覺，楚宜只一力地守着她的兒子，守得那樣提心吊膽，因為她丟了那道符，她註定要舍掉命里最愛的東西。

外婆在耗盡了她向女兒們借來的八年壽命後，在86歲時過世了，外婆當年做法事時，肯定沒想到她借來的八年是在中風癱瘓中痛苦地度過。楚宜被這精準的應驗折磨得心如死水，簡凡這些年一直要離婚，唯一的要求是帶走兒子，楚宜抵死不肯，但在外婆過世的那天，她忽然想問問，是否真的就是這樣，她註定留不住她生命里最愛的東西。

鄉下的陳師父居然活得比外婆久，他問了楚宜和她兒子的姓名八字，看了會兒天，對楚宜說：“你兒子叫丁一，‘丁’字底下一個‘一’，是個‘工’字，‘工’兩邊是你和你老公兩個‘人’字，合起來就是個‘巫’字，這孩子生下來名字就起錯了，不舍掉他，你和你兒子一生都不會幸福。”

一年後，楚宜終於答應離了婚，兒子跟了簡凡。



呆呆地看着那棵桃花，脑子里忽然隐隐地听到齿轮咔嚓的声响，她知道，那个命运的轮盘开始转动了。

不见 / 零贰

第二天中午，我小心翼翼地用钥匙旋开门，可门才开了一条缝儿，林果的大脸就塞了出来。“哥，我不是处男了！”这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

我小心翼翼地用钥匙旋开门，自以为像冬日里窗外悄无声息踱过的一只猫，可门才开了一条缝儿，林果的大脸就塞了出来，好像刚洗过澡，脸蛋红扑扑的像只太阳晒得过熟的大苹果，不等我进门，就急急地对我挤着眼睛用过于洪亮的大嗓门说：“哥，我不是处男了！”

认识林果的前一年，长时间超负荷的工作让我过于疲惫，就任性地请了个大长假，在鼓浪屿的内厝澳租了套房子，彻底放空。那时鼓浪屿还算安静，不像现在，每平方米的地上站着八个戴银镯子的文艺女青年。我花三天时间拆散了全套组合家具，把福州的家当打包，从空调冰箱到锅碗瓢盆一个没落下，可见我是个念旧的人。找了物流公司把东西运到厦门岛外，再找搬家公司进岛运到第一码头，用前一天联系好的船渡海载到鼓浪屿的荷花码头，鼓浪屿上不能跑车，我雇了十五辆板车浩浩荡荡经龙山洞横穿整个鼓浪屿，把家完整搬到在内厝澳租的两室一厅里。我这么郑重地把搬家过程写出来，无非想证明，林果在这样一套房子里破了处，还是衬得起他忍了二十五年的纯真人生的。

我是在搬到鼓浪屿前一年做节目时认识的林果。那时他刚

毕业独自一人从成都来到福州，眼神清澈，最大的爱好是满街找川菜馆子，所以那时他看起来是全身的肉饱满得快要撑破皮肤的健康少年。一堆男人吃夜宵时不免谈起男女之事，他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，像是情窦开过了头。那时我们看起来处得热热闹闹，其实并没有交心的熟，我搬去鼓浪屿后，一度以为和这个年轻人的人生不会再有丝毫交集。

在鼓浪屿住了两个月，天天早上去海边跑步，中午去码头吃一条清蒸鱼，傍晚去海边吃几串烤豆腐看看夕阳，日子突然悠长得心有点慌，所以某一天正当我百无聊赖之时，忽然接到林果的电话说他要来看我，我立刻爽快地答应了。

这小子没什么变化，在海边喝了两瓶啤酒，他忽然扭捏起来。“哥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”他嗫嗫嚅嚅：“我有个大学同学最近心情不好，想来鼓浪屿度假，没地儿住，哥，能住你家吗？”我斜了他一眼，“女同学吧！”他居然脸唰地就红了，迅速点了下头。“行啊！兄弟！住呗，咱俩一间，她一间！”我回。林果却又扭捏了起来，半晌才涨着大红脸说：“其实，我同学这次来，还挺想我陪她的，她今晚到，所以，哥，要不你今晚……找个别的地方住……把房子借我一晚呗！”“精虫上脑！”跟他碰杯时，看他笑得贼眉鼠眼的，我心里暗骂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小心翼翼地用钥匙旋开门，可门才开了一

条缝儿，林果的大脸就塞了出来。“哥，我不是处男了！”这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

出岛到黑糖喝咖啡时，我真端详破了我朋友处的这位恩客。她叫梦竹，总以为是妖娆的女生，近看却完全不像。脸有点过于圆了，但配上蜀中一带特产的大眼睛，又觉得刚刚好。头发很黑，应该从没染过，愈发衬得她的皮肤十分雪白，只是有点安静，总是笑着，看起来不像是心情不好的样子。林果整场把咖啡馆变大排档，上蹿下跳，话多得要命，时不时回头深情地看着梦竹，有时又做作地帮她捋捋头发，梦竹一味笑着，没移开林果的手，却也没回应过他的目光。

梦竹去洗手间，趁着空儿，林果把头探过来，小声说：“谢谢老哥啊！谢谢老哥让我了了心愿！”林果的眼圈儿忽然红了，重重把身子靠回椅背，点了一根烟。“我和梦竹是高中同学。”他眼睛盯着桌面，一只手痉挛似的敲着咖啡杯。“我喜欢她很久了，她从来都不喜欢我。我姐开药店，梦竹每次感冒，我都从我姐店里偷药出来带给她，她每次都直接扔地上。后来，我偷看她的高考志愿，跟她考进同一所学校，四年了，她还是不怎么搭理我。后来，她交了个男朋友，家里穷，她做家教赚钱养他，我一直以为他们会结婚，谁知道上个星期吵架了，说要出来散心，为什么吵架她也不说。”林果停顿了一会儿，我一向不爱听人八卦，心虚，转头看见梦竹从洗手间出来，在远处翻杂志。林果却没看见，自顾自地说：“昨晚她到

了，喝了点酒，糊里糊涂就发生了，老哥，她真不是随便的女孩子，都怨我。”林果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

梦竹拿了个本子回来，说有趣，本子上很多咖啡馆的客人写了故事。在2002年，那样的本子还是稀罕货，也是黑糖小资情调的标志。林果又恢复了耍宝的贱样，一直撺掇梦竹也写一篇。“就当给我写封情书吧！”林果央求着，梦竹转脸看了他好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好吧，我写，但你现在不能看，一个月后你再来黑糖，那时再看。”

梦竹坚持去别的桌写。那天下午，咖啡馆只我们三个人，阳光很好，她坐在背对林果却正对我的位置，一件低胸黑色天鹅绒的外套无限强化了她雪白的胸部线条，可能因为背又窄又薄，她的身材奇异地混合了少女和少妇兼具的特质。“怪不得林果把持不住！”我心里不免觉得林果这次占了大便宜。“该跟他收点开房费的！”我心里暗骂。梦竹写完了，郑重地把本子放了回去。“你不准偷看啊！”梦竹对林果说，林果冲我挤挤眼睛，大声说：“不会啊！我都忍了这么多年了！”

住了两天，梦竹要回成都，林果执意让她跟去福州，看看他现在的工作，梦竹应允了。三天后，林果打电话给我，兴高采烈地说梦竹回家了，他这几天好开心，又好矛盾，不知该不该辞了工作回成都找梦竹，絮絮叨叨的，一直讲到他们未来的小孩上哪个幼儿园才梦醒了似的讪讪打住。忽然又兴奋地央求

我去黑糖看看梦竹那天究竟写了什么，我百般推辞，说我这人看不了肉麻的话，他又苦苦相求，我只好去了。

我翻开那个本子，梦竹的字很秀气，骨架却硬朗，看得出是个有主见的人。那篇留言很短，看完后，我打定主意不能转述给林果，这样的话，只能他自己来看。一个月后，据说林果来厦门了，没告诉我，直接去了黑糖，看完后当天就回福州了。接下来的一年，他没再联系我。

很多年后，我还记得那一笔娟秀的字和那一篇留言。“林果，这次联系你，我是故意的。我和他四年了，到上星期我才发现，这两年他一直有别的女人。每次想到他和那个女人上床，我就恨得发疯，可我那样爱他，我不想离开他。这次出来，我就是想和别的男人上床，让他也知道我的痛苦和恨，我找不到信得过的人，只能想到你。昨晚是我主动的，可当你跟我说把第一次给了我，那么幸福的样子，我觉得可能我错了。我以为男人都是随便的，只会想到是自己占了便宜，可我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。我今天可以写下来，是因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来这座城市，就像这次分别后我也永远不会再见你一样。林果，忘了我吧。”

一年后，我又回了福州。又过了一年，林果忽然打电话给我，说他结婚一年了，刚生了个儿子。